

《严歌苓作品集：小姨多鹤+赴宴者（严歌苓最得意的长篇力作，阴谋与爱情一个都不能少！）》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全2册
字数：250000
印刷时间：2010年01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21000657

编辑推荐

一段跨世纪的对话，对人心善恶的不可预知做了一场巧妙的探索。

——《纽约时报书评》

一位不凡的女作家，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

——《泰晤士报》

借着平易但有力的文章，严歌苓描绘了令人震惊的暴行与感官欲望。

——《旧金山纪事报》

这是一个生动有力，层次分明的故事；既像寓言般引人深思，又像谜一般令人难以捉摸。

——《观察家日报》

严歌苓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旅外作家……这是一本充满野心、情感丰富，且独特的小说。

——哈金

这本诡异多变的小说……严歌苓擅长观察社会百态，她的文字时而让人大笑，时而让人陷入卡夫卡的噩梦里。《赴宴者》既是荒谬的身份错乱闹剧，也是尖锐的社会评论。

——Abby Pollak

严歌苓的文字美得像诗，在她笔下，无论是食物或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了生命。她生动的描述和精彩的故事是绝佳的组合。……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书上所描述的那些菜肴肯定会让您垂涎三尺。

——Boey Ping Ping

内容简介

《小姨多鹤

一个中国女人，一个日本女人，战争的硝烟，命运的遭际，让她们走进同一个屋檐，同一个男人，爱与恨的牵绊，特殊年代衍生出的畸形爱恋，血脉的温情让她们坚守着同一个秘密。

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是温暖，丑恶酝酿善良，憎恨变成爱恋，是事出有因还是无辜灾难？不共戴天本来就难分难解。生离死别，呼天抢地，却是娓娓道来。

一个苦难年代的温情故事，一部闪耀人性光辉的文学经典，一段风月女人的命运礼赞，一曲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命歌哭。

《赴宴者》

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为记者招待会上的“贵宾”？面对一场场饕餮盛宴，他只想闷头暴吃，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别人的“希望”。置身于每一场隐藏着重重黑幕的宴会，董丹惊叹：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付不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色情服务女郎的“献身”只为讨个说法；工厂为了获取暴利竟用头发做酱油……这些乏人问津的社会真相令受困其中的董丹哑舌。他欲逃离却已身不由己……最终，他能否获得心灵的救赎？在自己的谎言被拆穿前，揭露更大的谎言？

作者简介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揭示严酷现实中人的感官世界，以诗一般的语言给这些故事涂上一抹人性的温暖之光。代表作品：《少女小渔》、《第

目录

《小姨多鹤》

《赴宴者》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小姨多鹤》

台子上搁了十多个麻袋，从轮廓一点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是兽。吆喝的人说要买就论斤两，一角钱买一斤日本婆子，大肉也没这么便宜。斤两是预先约好的，最重的一个口袋也不过七十斤。穿黑制服的县保安团派了一个班维持秩序和买卖公道。小学校操场上从一早就挤满了老乡，不少光棍都是看得起买不起。七十斤的日本婆也要七块大洋，有七块大洋的光棍，就娶得起中国媳妇了，好好的弄个女鬼子回家干什么？

清早下了第一场雪，通向安平镇的大路小道已经给踏黑了。还有人陆续赶到，若是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仗人多势众敢把脸皮一厚，大声问：“买得不合适，保换不？”回答一律是：“不换！”“花那一大把银子，买个不适合的咋办？”人群中会有条嗓门喊：“有啥不适合啊？灯一黑，全一样！”或者：“合不合适的，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人们就笑。

笑声大了，也挺吓人的，最靠台子边沿的麻袋们蠕动了几下。

前天保安团跟一伙胡子接上了火，胡子给打死几个，大部分跑了，扔下十多个日本黄花闺女，胡子们还没来得及受用。被逮住的一个腿挂彩的胡子招供说，他们这回没有为非作歹，不过是打了千把个逃难的小日本——多少年前学生们不是说“抗日不分先后”吗？胡子们的胜利果实是胡子头目兜里半兜子的金首饰，都是从小日本尸首上摘的。后来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把剩下的*百小日本放生了。保安团拿这些十六七岁的女鬼子不知该怎么发落，她们个个饿得只剩一张皮一副骨架，加上一双张着无数血口子的脚。保安团没闲钱余粮养活她们，昨天通知了各村保甲长，让老乡们买回去，好歹能推推磨。一头驴也不止七块大洋。

保安团的人不耐烦地喊道：买晚了，该买个冻死的回家了！

学校门口的人群动了动，把三个人让进来。他们是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男子。认识他们的人和旁边的同伴说：“张站长两口子来了！他家二孩也来了！”张站长是火车站的站长。火车站连职工带站警带站长一共就一个人。小火车是勃利到牡丹江铁路上的一条支线，在安平镇只停靠一分钟。张站长一身绿制服在一片黑袄子里很出众。人们知道张站长用火车投机倒把，靠火车停靠的一分钟又是上货又是下货，不时还塞上个把没票的人，因此他家底不薄，买分量最重的日本婆也不在话下。站长媳妇矮矮小小地跟在站长身后，不时停下，朝落在五步远的二孩踉踉小脚。张站长只管这个儿子叫二孩，可谁也没见过他家的大孩。

张站长和二孩妈走到台子下，朝十多个麻袋看看，叫保安团的老总帮个忙。他们指着中间一个麻袋说：“给这个扶直了，让我看看。”《小姨多鹤》台子上搁了十多个麻袋，从轮廓一点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是兽。吆喝的人说要买就论斤两，一角钱买一斤日本婆子，大肉也没这么便宜。斤两是预先约好的，最重的一个口袋也不过七十斤。穿黑制服的县保安团派了一个班维持秩序和买卖公道。小学校操场上从一早就挤满了老乡，不少光棍都是看得起买不起。七十斤的日本婆也要七块大洋，有七块大洋的光棍，就娶得起中国媳妇了，好好的弄个女鬼子回家干什么？清早下了第一场雪，通向安平镇的大路小道已经给踏黑了。还有人陆续赶到，若是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仗人多势众敢把脸皮一厚，大声问：“买得不合适，保换不？”回答一律是：“不换！”“花那一大把银子，买个不适合的咋办？”人群中会有条嗓门喊：“有啥不适合啊？灯一黑，全一样！”或者：“合不合适的，狗皮袜子——反正一样！”人们就笑。

笑声大了，也挺吓人的，最靠台子边沿的麻袋们蠕动了几下。前天保安团跟一伙胡子接上了火，胡子给打死几个，大部分跑了，扔下十多个日本黄花闺女，胡子们还没来得及受用。被逮住的一个腿挂彩的胡子招供说，他们这回没有为非作歹，不过是打了千把个逃难的小日本——多少年前学生们不是说“抗日不分先后”吗？胡子们的胜利果实是胡子头目兜里半兜子的金首饰，都是从小日本尸首上摘的。后来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把剩下的*百小日本放生了。保安团拿这些十六七岁的女鬼子不知该怎么发落，她们个个饿得只剩一张皮一副骨架，加上一双张着无数血口子的脚。保安团没闲钱余粮养活她们，昨天通知了各村保甲长，让老乡们买回去，好歹能推推磨。一头驴也不止七块大洋。

保安团的人不耐烦地喊道：买晚了，该买个冻死的回家了！学校门口的人群动了动，把三个人让进来。他们是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男子。认识他们的人和旁边的同伴说：“张站长两口子来了！他家二孩也来了！”张站长是火车站的站长。火车站连职工带站警带站长一共就一个人。小火车是勃利到牡丹江铁路上的一条支线，在安平镇只停靠一分钟。张站长一身绿制服在一片黑袄子里很出众。人们知道张站长用火车投机倒把，靠火车停靠的一分钟又是上货又是下货，不时还塞上个把没票的人，因此他家底不薄，买分量最重的日本婆也不在话下。站长媳妇矮矮小小地跟在站长身后，不时停下，朝落在五步远的二孩踉踉小脚。张站长只管这个儿子叫二孩，可谁也没见过他家的大孩。

张站长和二孩妈走到台子下，朝十多个麻袋看看，叫保安团的老总帮个忙。他们指着中间一个麻袋说：“给这个扶直了，让我看看。”保安团的班长说：“扶不直，你没看麻袋不够大吗？”他见二孩妈还要啰唆，便说，“别耍奸了，你不是就想看看她多高吗？告诉你们实话：能够上你家锅台刷碗！小日本是倭寇。倭寇都是倭寇婆下的！”

人群又是笑。天又开始飘雪花。人们看见二孩妈跟二孩说了句什么，二孩把脸一别。人群里有和二孩熟识的小伙子，这时吆喝起来：“二孩，你不是有媳妇吗？给咱省着呗！”二孩对这句话连眼睫毛都不抖一下。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听不见，

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二孩长了一双骆驼眼睛，对什么都半睁半闭，就是偶然说话，嘴唇也不张开。这时他扛着宽大的肩膀跟上来，嘴唇不动地说：“挑个口袋好的，回家还能盛粮食。”张站长坚持要中间的那个口袋。保安团的班长叮嘱他们不准当众打开口袋，验货私下里验去。不然一见里头的日本婆子，不管她是俊是丑，都会弄得他们下面的买卖不好做。“七来块大洋，不瘸不瞎就行了。”班长数着张站长的大洋时说。人们闪开一条很宽的道，看着二孩和他父亲把口袋里的日本婆子搁在扁担中间，步子轻松地走出去。张站长这个头带得很好，没等他们把口袋装上车，两个口袋又给人从台上拎走了。等张站长的骡车到家时，十多个日本婆子全卖了出去。人们不再胡扯取笑：张站长一家子半点胡闹的样子也没有，就是来办一桩正经买卖的。张站长家的骡车停在小学校对面的驿站，这时骡子已经给喂饱了水和料。他们把口袋搁平整，口袋里是个活物肯定没错，虽然她一动不动，但你是有感觉的。二孩怕累着骡子，让父母和口袋坐车，自己溜达着把车赶上路。雪片稠密起来，一片片也有了分量，直接给一股劲道从天扯到地。学校到小火车站有三里路，其中有不少是张家的庄稼地。秃秃的原野眼看着肥厚雪白起来，人和车就这样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雪里。人们后来说那年的雪下得晚，不过是一场好雪，好威猛。人们对那一年事事都记得清，讲给后人听时把每件事都讲成了征兆，因为鬼子投降了。也因为男鬼子们跑了，留下了大群孤苦伶仃的女鬼子和鬼子孩儿。连张家人也觉得这段路走得像个征兆：突然间大雪就把路下没了。其实大雪帮了所有口袋里的人的忙，人们不忍心台上一个个口袋被大雪覆盖，就匆匆把她们买回了家。连此刻盛在张站长家口袋里的人也觉出这场雪的威猛以及这段路的艰辛。不过她还不知道，这一带的人的父辈们都这样，一辆车、一头牲口从关内来。那时只要谁活不下去，就往北走。正如口袋里那个小日本婆的父辈一样：谁活不下去，就往西走，跨过国界，去强占那里人父辈们开垦的大荒地。于是，这个被叫做关东或“满洲”的地方，成了他们冤家路窄的相遇点。这时候，二孩妈发愁地看着那个一动不动的口袋，问二孩他袄子里穿长褂没有。二孩说没有。二孩妈不再说什么。她原想让二孩把棉袄脱下给口袋里那个人盖上，但儿子穿的是空心棉袄，她当然舍不得儿子冻着。二孩给骡子一鞭，骡子小跑起来，他跟着小跑。他明白母亲的意思。张站长家和车站连在一块儿。候车室和卖票房一共只有六张八仙桌那么大，一个边门通张家的伙房，锅炉一烧，公私兼顾。伙房隔壁是牲口棚，也堆煤和柴草。卸下车，二孩把口袋拎到院子中间。雪下得他皱起脸，一双骆驼眼睛紧紧挤上，长长的睫毛已经让雪下白了。他妈叫起来，说他还不直接把口袋扛屋里去，放在院子的雪地上干什么？二孩赶紧提起口袋，往堂屋走去。他估摸这个口袋不到六十斤。保安团有什么好东西？诈了他们将近两块大洋。他进了堂屋就发现不对，搁下口袋，跑回院子，再跑到西边一间屋。屋里没人。小环走了。二孩连箱子都不用打开，就知道小环把冬天的衣服包了包，跑回娘家去了。二孩觉得小环是该跑，让他父母明白他们出的是馊点子。小环生不出孩子并不是小环存心的，父母却要买个日本婆子来替小环生张家的孩子。P14-17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